

倾听教育故事 品味智慧人生

本报记者 倪秀

清晨6点30分,成都市青白江区福洪中学校(以下简称“福洪中学”)的操场上,郭为吹响第一声哨。40分钟后,早操结束,他径直走向综合楼里的昆虫科普馆,去查看培养箱里的竹节虫。

从操场到科普馆,不过百余米,郭为走了近20年,并且走出了好几条支线。

近20年间,郭为行走在山野间,累计行程超过4万公里,采集昆虫标本20余万件。在这些标本的基础上,他在福洪中学建起昆虫科普馆,创办昆虫社团,开发“昆虫+心理健康”课程。同时,在这个过程中,郭为接触到了非遗蝶翅画,他又开始学习和传承蝶翅画制作。

体育教学、昆虫科普、心理课程、非遗传承,这些工作分属不同领域,却指向同一个目标——育人。

就这样,如同蝴蝶扇动翅膀,一位体育教师的个人爱好与他的育人本职共振,引发连绵不断的回响,乡村学校的科学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美育、劳动教育由此“落”到了一只只昆虫身上。

“教育不是轰轰烈烈,而是实实在在。”郭为说,“把课上好,把学生带好,把热爱坚持下去,这就够了。”



郭为带领学生到野外观察昆虫。(受访者供图)

标本孵化科普

2007年,读研期间,郭为就开始收集昆虫标本,2011年,来到福洪中学后,他把自己15平方米的教师宿舍改造成了小型昆虫生态实验室。培养箱、显微镜、记录本和标本框,挤得满满当当。福洪中学校长王国人回忆,那时候去郭为宿舍,脚都没地方放,全是箱子和瓶子。

他在里面饲养了竹节虫、独角仙等200余种昆虫。一次,一只甲虫进入蜕皮期,温湿度的细微变化都可能影响其存活率。郭为设定闹钟,每小时起身一次,喷水、调温、记录状态,持续观察了一整夜。

随着标本数量不断增加,宿舍已无法容纳。2020年,郭为向学校提出建议,将部分标本转移至校内固定场所集中保存、定期展出。学校积极支持,腾出一间约100平方米的教室,并添置展柜。郭为利用假期和课余时间,为标本逐一制作标签、分类入柜。福洪中学昆虫科普馆由此建成。

“我们愿意为老师提供多元发展的土壤,但一开始我们也有顾虑。”王国人坦言,“乡村学校经费紧张,腾出一间教室做科普馆,万一利用率不高,就是资源浪费。但郭为把方案做得很细,我们被他的认真打动了。”

科普馆建成后,很快成为学校最受欢迎的场所之一。每天中午和放学后,总有学生围在展柜前,指着标本追问名称和产地。郭为站在一旁,不急不躁地解答,偶尔从培养箱里取出一只活体昆虫,让学生近距离观察。有学生第一次触摸竹节虫时吓得缩回手,郭为便轻轻拿起虫子,放在自己的手背上,示意它不会伤人。渐渐地,越来越多的学生开始主动走进科普馆,带着笔记本记录观察心得。

“我第一次进科普馆,看到那么多蝴蝶,惊呆了。”初三学生邓林佳说,“以前觉得昆虫就是虫子,很可怕。但郭老师告诉我们,每只昆虫都有自己的故事。”

科普馆的作用并不止于静态陈列。学生可以在馆内观察竹节虫羽化过程,比较不同蝶翅的颜色和纹路,还可以围绕昆虫习性、生态保护和物种多样性开展探究。除了给本校学生提供学习资源,郭为还把昆虫标本资源的教育价值辐射到了更远的地方。近年来,他先后在青白江区十余所学校举办昆虫科普展,多次走进社区开展生态宣讲。每次活动,郭为既是组织者,也是义务讲解员。依托福洪中学昆虫科普馆,他和同事累计开展了149场科普活动。

最美教师

郭为 成都市青白江区福洪中学教师

倪秀 记者

“跨界”体育教师郭为

蝶翼轻盈 载梦飞行

联合出品

昆虫调节心理

2017年,郭为在学校创办昆虫社团。社团招生时,报名人数常居全校前列。受场地限制,郭为不得不控制名额。

社团活动持续开展一段时间后,学生的变化逐渐显现。一位原本性格内向的学生,课堂上从不主动发言。加入昆虫社团后,他开始在笔记本上绘制昆虫结构图,标注各种蝴蝶的特征。一次社团分享会上,他主动站起来,向同学们介绍自己观察到的独角仙习性,语速不快,但条理清晰。郭为注意到这个细节,在课后找学生谈话,鼓励他继续保持观察的习惯。2012级学生张忠伟初中时参加昆虫社团,大学选择相关专业,毕业后从事蝴蝶和萤火虫养殖,去年,他的养殖场有40万只蝴蝶羽化。2019级学生陈振宇进入大学后,利用课余时间制作蝶翅画和蝴蝶主题手工艺品,补贴生活费用。

在长期的体育教学中,郭为观察发现,部分学生身体素质较好,但抗

挫能力不足。一次比赛失利、一次考试成绩不理想,都可能引发学生较长时间的低落情绪。他开始探索将昆虫观察与心理健康教育结合起来。

在“屎壳郎推粪球”主题课程中,学生先观察标本和活体,再观看推粪球过程的视频:粪球会滚入坑中,会被草茎卡住,也会偏离方向。屎壳郎并未持续蛮干,而是爬上高处观察环境,重新判断方向后再继续推进。

看完视频后,郭为向学生提问:“遇到挫折时,是立即放弃,还是先停下来分析,再寻找办法?”

有学生回答:“我再试试。”

昆虫是课程媒介,心理健康教育仍需专业支撑。2025年10月,成都市教师共享中心授牌郭为生命“绿”动工作坊成立,作为成都市首批5个工作坊之一,生命“绿”动工作坊会聚了10名来自不同学校的教师,其中包括4名心理教师,成员学科涵盖心理学、体育、美术、语文等。围绕不同年龄段

学生的心理发展特点,工作坊开发了系列课程:观察蚂蚁,讨论团队与协作;认识蜜蜂,理解分工与坚持;了解蝉的蛰伏和羽化,引导学生正确看待成长中的等待。

工作坊成员、青白江区实验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教师王浩说:“郭老师有一个特点,他从不觉得自己是专家。”每次课程讨论活动,他都会说自己是体育老师,心理学是外行,让大家多把关。正是这种开放的态度,让不同学科的老师都能参与进来。

目前,工作坊已进入成都市16所中小学,覆盖学生5000余人。课程形式不拘一格,有时在教室里观察标本,有时在操场上做“昆虫模仿操”,有时则直接走进生态花园,寻找蚂蚁洞穴和蜜蜂巢穴。郭为注意到学生的变化:有学生开始主动表达;有学生面对失败时不再简单否定自己;也有学生因昆虫课程逐渐形成稳定兴趣,找到学习和生活目标。

蝴蝶传承非遗

在福洪中学的美术教室里,常常能看到这样的场景:学生围坐在长桌旁,桌上铺着白纸、镊子和各色蝶翅。郭为穿梭其间,俯身指导学生如何根据图案选择合适的蝶翅颜色。

蝶翅画进入课堂,是郭为再一次将爱好与教育事业结合的尝试。

一次,在一个蝴蝶爱好者交流群中,有人展示了一幅以蝶翅拼贴而成的山水画。郭为由此认识了蝶翅画——一种采用自然完成生命周期后的蝴蝶翅膀为主要材料,通过手工剪贴、拼贴而成的工艺美术品。

“蝶翅画很美,但快失传了。我虽然不会画画,但我有标本、有耐心。”在接下来的两三年里,郭为利用暑假跟着泸州的蝴蝶画制作工艺非遗传承人王世宏学习。

蝶翅画制作很考验制作人的耐心和精细度:取翅时,要完整剥离出翅膀;拼贴时,要在放大镜下用镊子逐片摆放翅膀,稍有不慎便会破损。为延长作品保存时间,郭为还反复试验,研发出双层密封技术。

“我第一次看郭老师做蝶翅画时,觉得太难了。”学生陈振宇说。郭

为鼓励她慢慢来。如今,她能独立完成一幅小型作品了,“很有成就感”。

目前,郭为已创作蝶翅画500余幅,带领300多名学生学习制作。2025年3月,他成为区级非遗蝶翅画代表性传承人。蝶翅画进入校园后,学生对非遗的认识从“观看展品”转向“参与实践”,科学教育、美育和劳动教育由此落实到一件件具体作品中。

“蝴蝶的生命很短,但文化的影响很久。我想让乡村孩子也能接触非遗、拥有一技之长,让他们知道,普通的東西用心做,也能变成艺术品。”郭为说。

郭为向学生讲解蝶翅画制作工艺。(《对话》栏目供图)

爱好联结初心

大家经常打趣,说郭为是一位“斜杠老师”。每次听到,郭为总用一句话回应:“我就是一名体育老师。”

无论课余工作如何展开,郭为始终将教学放在首要位置。在他和同事的共同努力下,福洪中学的中考体育成绩连续15年在全区排名第一。

从初一开始,福洪中学系统制订了学生训练计划,冬季侧重力量和耐力训练,天气转暖后,强化排球、篮球等专项技术。

冬天的早晨,操场上常常笼罩着薄雾。郭为总是比学生更早到达,先跑两圈热身,然后检查器材。学生到齐后,带领他们做拉伸运动,动作标准,要求严格。一名女生在长跑训练中总是落在最后,郭为没有批评她,而是陪着她跑完最后一圈,告诉她:“速度可以慢,但奔跑不能停。”

“教学是本职,必须先做好。”这是郭为对自己的要求。观察昆虫、社团活动、蝶翅画制作和课程研发等事情,几乎都被他安排在中午、晚上、周末和假期。社团课上,他指导学生完成蝶翅画;晚上,整理标本、查阅资料;寒暑假,则前往野外观察。他还用3年时间主持编写了《四川省蝴蝶图鉴》,收录四川蝴蝶650多种。

2021年,郭为被评为成都市“年度教师”;2023年,他在“理响成都”第四届理论宣讲大赛上荣获一等奖;2025年,他先后成为区级非遗蝶翅画代表性传承人和成都市教师共享中心授牌的工作坊主理人。此外,他还是青白江区第十九届人大代表,社会身份不断增加,但郭为谈及最多的,仍是课堂和学生。

郭为常向学生讲解蝴蝶的生命过程。人们通常所说的“蝴蝶只有十几日生命”,但这只是蝴蝶成虫阶段。在化蝶之前,虫卵要先孵化为幼虫,幼虫还要结蛹,高山绢蝶的幼虫甚至需要蛰伏数年。人的成长也相似,前期需要积累和坚持,经历挣扎、突破困境后,才能成为更好的自己。

晚自习后,学生陆续回宿舍准备就寝,福洪中学科普馆的灯仍亮着。郭为独自坐在科普馆里,看着展柜中排列整齐的标本,回想这一天的课堂和学生的提问。这些标本来自不同的山川河流,如今却聚集在同一间教室里,成为乡村孩子认识世界的窗口。

“蝶翼虽轻,载梦而行。个人热爱只有进入课堂、融入课程、惠及学生,才能转化为持久的育人力量。”郭为说,他的想法很简单,就是立足岗位、尊重规律、服务学生。

【记者手记】

把热爱带进课堂

采访郭为前,我其实很难想象一名体育教师如何与20余万件昆虫标本产生联系。直到走进福洪中学,操场上的哨声、科普馆里的标本柜、学生手中的蝶翅画,共同构成了答案。

谈起4万多公里的山野行程,郭为没有渲染其中的艰辛,只说“看到学生感兴趣,就觉得值”。在他眼里,昆虫不是猎奇收藏,而是课程资源;蝶翅画也不是单纯技艺,而是生命教育、美育和劳动教育的入口。

更难能可贵的是,郭为没有因为“跨界”而懈怠本职工作。从体育训练到昆虫科普,从心理健康课程到非遗传承,郭为的探索并非不同领域的简单叠加,而是围绕学生成长形成了一条实践路径:以体育强健体魄,以自然观察激发兴趣,以昆虫课程帮助学生认识挫折,以蝶翅画培养专注、审美和劳动素养。

最打动我的,是“屎壳郎推粪球”那堂课,课堂上没有说教,只有观察和提问。学生一句“我再试试”蕴含的勇气,或许比一组漂亮的成绩更有意义。

乡村学校的教育资源或许不丰富,但教师挖掘资源、转化资源的热情和努力本身就是宝藏。蝶翼很轻,但落在乡村课堂上,扇动了斑斓的梦想。



四川省教育融媒体中心《对话》栏目、《教育导报》联合推出《对话·最美教师》系列内容,扫码即可观看视频报道。